

# 小黄点 [4~6岁] [Press Here]



[小黄点 \[4~6岁\] \[Press Here\]\\_下载链接1](#)

著者:赫威·托雷 (Herve Tullet) 著, 周婉湘 译

[小黄点 \[4~6岁\] \[Press Here\]\\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撑起整个地球。”  
而我想说，我愿作为一个小小的支点，为我深爱的他们撑起整片天空。  
他们是我的支点，虽然他们和我生活在不同的时期，他们为生活奔波的时候我还未曾睁

眼打量这个世界；而当我正值青春的时候，他们却已经随着年华的河流飘远。他是我的支点，虽然他目光呆滞，表情木然。他就这样静静地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寒冷的气温让他裹上了厚厚的棉衣，冷风让他缩紧了脖子。可他的神色丝毫没有改变，就好像一个虔诚的信徒，静默地等待着遥远而神秘的梦。于是他慢慢变成了一棵树，扎根在渺渺的时间里，扎根在茫茫的人潮中。“老头子，别等了。这么冷的天，咱回家吧”

“你回去吧，我要等悦儿，悦儿说了要来的，我要拿麻花给她吃。”他手里捏着藏在衣兜里温热的麻花，抬头看了看时间，皱了眉头念叨着：“悦儿怎么还不来呢。”然后，又继续静默地等待。

后来，陪在旁边的外婆也消失在人海，只留他一人，一个人静立。即使他的悦儿已经不再爱麻花朴实的香甜，即使他的悦儿因为玩耍忘记了承诺的时间，即使他的悦儿说自己长大了不喜欢别人唤小孩一般叫自己丢人的小名。他是我的支点，虽然他苍老病态，神态低迷。他就这样屈起病变的腿斜躺在床上。病痛把他折磨得不成样。动脉硬化，发现过晚。他只能看着着自己的腿一天天腐化成玄色的朽木。蚀心的疼痛让他难以入睡，每个每个夜晚都像是难渡的荒漠。在黑暗的刺痛中全身冷汗地醒来已经是每天必经的叹息。

冷意入侵的后半夜，他一遍遍地按摩着“枯木”的腿，病魔终于留他以喘息的时间，让他在浅浅的睡眠中暂时松了紧咬的牙关。突然，他惊醒了过来，瞟了一眼时间，立马神情紧张地大喊大叫起来“老婆子，6半点了，快打电话叫悦儿起床，不然她得迟到了，快点！”

见一直没人应声，他便气哼哼地爬起身，也不顾穿上外衣，踉跄着撑着拐杖扶着矮柜吃力挪动着，慌忙之间还撞到了病腿，终于奔到了电话机前。他倒吸着冷气，用微微颤抖着的冻得通红的手摁着早已烂熟于心的号码。“喂，悦儿阿”他一如往日般地和蔼低沉“快起床，要迟到了，星期一了记得穿校服，一定要吃早饭……”即使他的悦儿已经改了几次作息时间，换了几个闹钟；即使他的悦儿已经听腻了他每天早上都重复的相同的话；即使他的悦儿因为他看错时间而早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乱发着脾气。

他们都已经年老，岁月遗弃了他们。他们不再高大强壮，不再有固执的坏脾气，不再有说不完的老故事。他们甚至快遗忘了一直引以为傲的整洁和坚韧。可总有点什么是他们不会忘怀的，譬如一个叫悦儿的小女孩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曾经把这个胖胖的小女孩举得高高的，乐呵呵地说着小女孩听不懂的成语，“悦儿是外公的无价之宝呀！”“悦儿是爷爷的掌上明珠喔！”。如今他们的悦儿已经成了他们的支点，成了他们在病痛和苍老中，在痴呆和遗忘中的精神支点。

也许幼小的悦儿只能在他们铭心的记忆里嬉笑玩耍，只能在过去的岁月中和他们一起跳一起跑；在冬天的清晨和外公一起奋力地推着粗糙沉重的售货车柜；在夏天的夜晚和爷爷一起轻柔摇着带有虫鸣的清凉的蒲扇。已经长大了的我，只愿默默地，用尽所有温柔地，陪着他们度过安静而舒适的夕暮年华。在平静的日子里对突然忘记了往事或碰疼了病腿的他们报以最最令人安心的微笑。

一个星期天，阳光很好，我和爸爸载着爷爷去兜风。爷爷一扫往日的沉闷，又和从前一样话多了起来，很精神也很快活。薄暮，我们上楼回家，爸爸把穿的厚厚的爷爷背起，青筋暴起，大汗淋漓。爷爷愉悦地伏在爸爸宽厚的背上，仿佛丝毫不在意自己是否添了点小小的麻烦。

我看到大片暖暖的橘红下爸爸就像是一个支点，以他全部的爱，支撑起家庭的幸福的重担。

那一刻我是多么羡慕他，羡慕他沉沉的满满的担子，羡慕他那可以让人心安的肩膀。随着我的成长，家人们也在满满变老。总有一天，我也会像爸爸一样，化为一个支点，为我深爱的他们撑起整片天空。

霜降一过，天气骤然冷了，让人突然有了冬天的感觉。或许是因为我出生在冬天，使我对冬天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总觉得冬天里的寒冷时时会孕育出一种对温暖的期盼，就像在茫茫黑夜中寻找家的灯光一样。齐秦《大约在冬季》那首歌我就非常喜欢，那留守在冬天里的等候，让沉寂萧杀的冬天有了一丝暖意和生气，就如深埋在雪中春的消息一般，也似在寒风吹彻的雪夜中听闻故人归来的敲门声，让无边的寒夜充满了温情。

这样的感觉可能是与我出生的经历有关。母亲说我出生那天也是天刚转冷，在她临产的时候，突然停了电，黑暗中她打碎了一只镶金的漂亮小壶。这只精致的小壶是我那从未谋面的外公在加入国民党空军之后，从美国受训回国带给母亲的礼物。多年后在我们家族成员中我是第一个到台北空军烈士陵园祭拜外公，我觉得冥冥之中就是这个小壶的牵引。我不知道这个打碎的精致小壶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那黑暗寒冷中的一声脆响，成为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最初伴奏，这个音符让我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有多么寂静的时候，总有一个生动的回响。这个与生俱来的回响伴随我的生命律动，让我常常喜欢一个人静静聆听来自内心的声音。母亲说那天医生们是点着蜡烛来接生，等我一落地，灯就亮了。走过黑暗遇见光明，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经历，却铭刻在我初始的人生轨迹中，成为冬天里的一个生命传奇。

人们都说生命的到来纯属偶然，而我则更是偶然中的偶然。母亲是在哺乳九个月大的姐姐时怀上了我，应该说我来得不是时候。母亲那年二十出头，初为人母的忙乱已经让她手足无措，而我的不期而至，更让她心烦意乱！于是她背着父亲和外婆，悄悄到医院想借医生之手来阻断我的生命之路。没想到医生一个偶然的决定，让我起死回生。他让已经住院的母亲先回家洗澡，一回到家，引产的事便让外婆知道了，她坚决地阻止了母亲，于是我在外婆的护佑下得以生存。在我出生之后，外婆一直格外地疼爱我，可在她去世之前我却未能见她最后一面，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其实，不止是外婆，从小到大我在至爱亲朋中得到的爱是很多的，在他们眼里我一直是一个乖巧伶俐招人怜爱的小女孩。按理说，家中老二往往是被大人忽视的一个人，而我却让他们投入了更多的关注。或许就是幼年时代母亲给我讲述我的来历，一种曾经被遗弃的感觉在潜意识中激发了我强烈的生命欲望，生命本能地延展出乖巧和温顺以求大人们的不弃，惟其如此才能有更多的生存空间。这也应该是适者生存这条生命铁律的自然展现吧。

冬天是我生命的季节，于是我天然地喜欢冬天。童年夏天的事情我记不清楚，但是冬天里的故事却铭刻在心。小时候，我们家住在海洋山脉中的一个矿区，那个已经是无路可通的山旮旯，仿佛已是世界的尽头。大山里头冬天很冷，霜降一过，山顶上就会有白皑皑的积雪，那种米粒似的冻雨每年都有，而漫天的鹅毛大雪也隔三岔五地时有造访。有霜冻的时候，我们会一大早就起来，掀开水缸的盖子，把上面的那层冻结的冰块敲下来吃。这个时候很让人兴奋的是那些挂在屋檐和树枝上的冰凌，和树叶上覆盖着的薄冰。男孩子们喜欢把冰挂敲下来互相投掷，调皮一点的会突然把那些敲断的冰凌塞进年幼伙伴的脖子中，看他被冷得怪叫的样子开心。我和姐姐最喜欢的则是把凝结在各式各样树叶上的薄冰剥下来，一片片形态各异的冰雕叶片晶莹剔透，惹人喜爱，只是这种由大自然雕琢出来的天之杰作瞬间难留，中午气温稍稍回升，它们就无声消融了。冬天里最能刺激人的还是那纷飞的大雪，下大雪的时候，我们会把一只大竹筒从中破开，一分为二，然后绑在脚上当滑雪板。竹筒滑板底部太圆很难站稳，我们常常是在雪地里滑不了几步就摔个四脚朝天。冬天雪地里的趣事固然让人流连忘返，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冬天的夜晚。寒冬的夜里大人不再像平日那样四处忙碌，天太冷做不了什么事情，于是一家人围坐在火盆边谈天说地，这时候母亲会给我们讲故事，读古诗词，围炉夜话的温馨终于把寒冬变成了记忆中悠远的念想。

在我居住广州二十年的时间里，这种冬天的感觉一方面是日渐陌生，另一方面却是对

喜欢一个人这样安静的坐着，沉思。或者快乐、或者忧伤，或者追忆某些片段。岁月在我身边轻轻地诉，我在静静地听。

花从春走过，留下缕缕清香。风从水上走过，泛起阵阵涟漪。雪从冬走过，赠下种种希望。烟雨之中，曾经走过竹轩园林，走过交错河流，走过寂寥雨巷，走过一段似水的年华。逾越千年，一时欢笑，一时寂寥，在岁月中流逝。无论是谁，眼前的山泉，清风，晓月，落霞都会成为生命中一帧最美的画面。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平凡感动都是一个个精彩的过程，有时，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生命中一路收藏堆积的所有点点滴滴风风雨雨苦乐年华铭留下的苦涩或甜蜜的过往瞬间。青春是条季节河，仓促地流转在生命里。那些散落在角落里隐隐的悲痛，唤起藏匿心中的伤城。一个人会伤感，是因为思想，因为有爱，更因为有诗意。伤感缥缈如烟，如同淡淡的幽香，深夜敲窗而入。于是我爱上落寞黄昏后的窗台，望着萧瑟的烟火，在几许幽邃的夜里，空将一行清泪垂落。

当夕阳一抹一抹的隐去，深夜的帷幕正悄无声息地向星空蔓延，月亮缓缓爬上来，银光泻地，一地的冷清和凄凉。当一缕月华透过小窗印在脸颊，冰凉而惨淡，似乎找到一钩新月凉如水的空灵邈远。如果孤独是有颜色的，那么黑色便成了她唯一的标签，或许是一场命运的安排。孑然一身，踽踽漫过那悠长的小巷，寂寥满怀，持满手月华，何处诉说我的泪眼愁肠。茫茫星夜，天地悠悠，一颗孤寂的残骸在游荡，我疲惫身躯寄予的是一个不死的灵魂，不死的灵魂深埋藏的是一颗受伤的心。沉郁的日子从我单薄的青春上碾过，多么奢望留下一条幸福的车辙，可年华似水，韶光易逝，等我恍悟，青春已消磨殆尽。

几许叹惋，几许缠绵，几许落寞，暮色四合时，凭窗而立，总会怀念一抹残阳，苍凉而美丽，“左手倒影，右手年华，躲在某一个角落，想念一段时间的掌纹”，年华似水，泛起的涟漪是那样明澈心扉。掬一泉清凉，泪悄悄滑落，跌跌撞撞落入心河，层层波纹荡漾远方。思绪早已被无情的东风摧残。茗一种情怀，呷一口伤感，曾经的日子如茶一般苦涩。伤感的任何夕阳一样孤独落寞，走在年华的痕迹里，去守候一份落照的静寂。苍烟落照，残阳如血，风逝了憔悴的容颜和悲戚的泪眼。青春的足迹就这样在沉寂的石板上渐渐流逝。

那些逝去的年华，那些欢笑和愉悦消失在晨霜雨露。走过年华，走过一段烟雨蒙蒙，走过一汪盈盈春水。

欢乐太短，何必留恋清晨的时光，寂寞太长，何必追忆无际的悲伤。人生之路有平川坦途，也有无舟之渡，无桥之岸。路途是遥远的，不要被磕磕绊绊挡住了方向。或许现在尘雾缠绕，荆棘丛生，但终会迎来柳岸花明的豁然。若错过一层涟漪的清寒，错过一番诗意的柔情，不必留恋也不必彷徨。世上没有不绝的风采，只有不老的心情。池塘青草，夏树鸣蝉，那些都是逝去年华里留下的痕迹。月儿圆缺，是形的隐现，还是韵的升华。太阳落了，是日的收获，还是夜的沉思。何必迷茫叩问那空荡谷底未知的命运。一束鲜花，可以把幽香留在你身边，一缕春风，可以传给你春的讯息，一轮明月，可以捎去我浓浓的思念。我们何不笑看云卷云舒，卧听涓涓细流，细数灼灼的星斗。

走过年华，走过一段似梦非梦的回忆。或许澄澈的灵魂随着淡淡红尘，让一股热泪沿着脸颊默默流淌。翻开泛黄的扉页，去编写最美的诗篇，轻轻将枯死的记忆压在过去，只为心中那份无法割舍的爱。我知道，那不是泪，是为年华奋斗一生的雨。

-----  
[小黄點 \[4~6歲\] \[Press Here\] 下载链接1](#)

## 书评

[小黄點 \[4~6歲\] \[Press Here\] 下载链接1](#)